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45  
4





文庫11  
D. 45  
4

抱朴子外  
篇

己卯年五月校  
刊於冶城山館

010190550899

48-12425



辛集之二

光緒乙酉夏白堤八字  
橋朱氏槐廬家塾珍藏

柳田泉文庫

抱朴子外篇目錄

卷之一	嘉遯
卷之二	逸民
卷之三	勗學
卷之四	崇教
卷之五	君道
卷之六	臣節
卷之七	良規
卷之八	時難
卷之九	官理
卷之十	務正



卷之十一 貴賢

卷之十二 任能

卷之十三 欽士

卷之十四 用刑

卷之十五 審舉

卷之十六 交際

卷之十七 備闕

卷之十八 擢才

卷之十九 任命

卷之二十 名實

卷之二十一 清鑒

卷之二十二 行品

卷之二十三 弭訟

卷之二十四 酒誠

卷之二十五 疾謬

卷之二十六 譏惑

卷之二十七 刺驕

卷之二十八 百里

卷之二十九 接疏

卷之三十 鈞世

卷之三十一 省煩

卷之三十二 尙博



卷之三十三 漢過  
卷之三十四 吳失  
卷之三十五 守堵  
卷之三十六 安貧  
卷之三十七 仁明  
卷之三十八 博喻  
卷之三十九 廣譬  
卷之四十 辭義  
卷之四十一 循本  
卷之四十二 應嘲  
卷之四十三 喻蔽

卷之四十四 百家  
卷之四十五 文行  
卷之四十六 正郭  
卷之四十七 彈禰  
卷之四十八 詰鮑  
卷之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卷之五十 自敘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真一

嘉遜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  
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祕六竒以括囊  
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  
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  
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件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  
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  
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  
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



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頓顛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

條吐葩擢高則峻極積淪竦卑則淵池峩峩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耄之差竊爲先生不取焉蓋間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  
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  
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  
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  
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  
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  
踈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暗者  
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  
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  
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  
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  
招蒐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  
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  
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  
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  
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  
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  
荅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辱

藏本作害而

不能加也不踞峙於險途故

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翻於腐鼠以蕃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蹶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鸞今作意林改不結網麟不墮奔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

之徒曾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菹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



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鳩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慙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

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竝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溼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



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  
娛之呼吸以延之道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  
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  
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  
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  
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  
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湊足以泛龍鱗豈事  
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醪醕攝縷舊寫木作躡履  
美於赤鳥緼袍麗於袞服把樽安於杖鉞鳴條樂乎  
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儻登嵩峯爲臺榭  
疵巖雷爲華屋積篇章爲放庾寶玄談爲金玉棄細

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  
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  
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  
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  
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  
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  
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  
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  
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  
以或避危亂而不冒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  
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



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  
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立澤則烟熅  
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  
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猶  
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  
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  
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  
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頴有巢棲之  
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  
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爰  
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

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

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

耀以廁日月之閒附瓶瓠舊寫本於洪鍾之側貢輕

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

速非時之巨噓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未

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

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卽戎之勞然切磋

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盧本作之民也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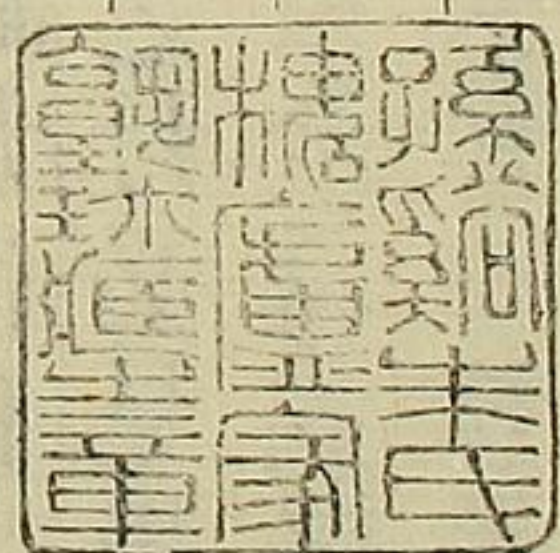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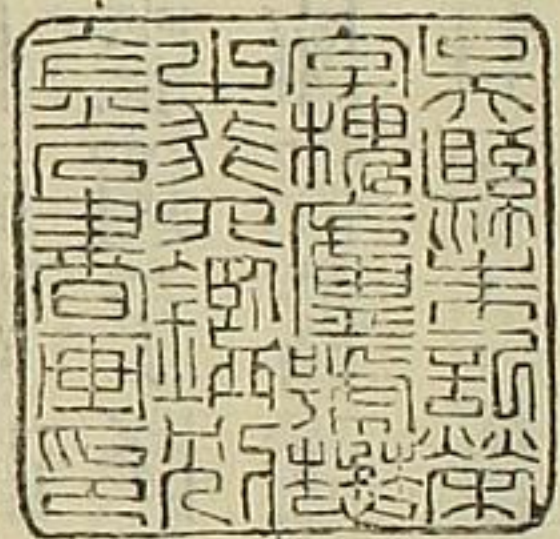
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

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

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



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敘彞倫非有隱者誰誨童  
蒙晉天率士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  
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  
知道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  
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  
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  
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  
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  
今之遁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  
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  
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  
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於雞鼠者不識  
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并蛇藏本  
作魚之噬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  
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  
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  
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  
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褻賢貴德樂  
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  
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  
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  
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  
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

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虯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  
時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  
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  
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  
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  
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  
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  
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  
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  
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  
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



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  
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師之藏本作復  
而肆之今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  
從舊寫本尚默默疑作語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  
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  
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  
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  
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  
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  
六君尚不肖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  
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

典甄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  
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  
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  
覷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  
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猾華者在於  
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  
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  
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  
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  
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  
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



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其世而不能效也凡民  
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追猶華猶必不肖乃反憂其  
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  
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  
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  
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猶  
華之沮眾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疑作尚殺之  
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  
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穎川胡昭字孔明見魏志管寧傳注孔明自陳  
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  
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

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  
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  
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  
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  
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  
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鞬鸞下有也下脫任人脫文也日數語則鐘鼎鐫其聲若乃零淪藪  
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荅曰子可謂守培塿  
玩狐丘未登閭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洿未浮南  
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  
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



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清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輶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鷄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

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縶之爲滂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閒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日潛退之士得



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句有脫字  
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次守鳳  
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  
無外宣姬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藏本作闇從舊寫本  
改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  
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  
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  
之井灌田漑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  
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  
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  
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子亦謂孔子賢

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  
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  
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  
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  
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蜎翼也若然者豈  
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  
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鼉爲鼉  
聲之音推黃鉞以適鈔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  
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  
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醕



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  
士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  
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  
濯裘布被拔葵去織不掩豆菜肴糲滄又獲逼下  
邀僞之譏樹塞反玷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  
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  
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  
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  
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  
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  
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饒鼎哉孟子不以矢石

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  
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  
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  
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  
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  
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  
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  
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滄咀流霞而使之  
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  
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  
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



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  
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蒿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  
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  
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  
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  
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  
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  
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  
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  
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

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  
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  
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  
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  
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  
安車輶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  
姜佺雅就拜太中大夫撻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  
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褻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  
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  
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閏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真三

勸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簞揚埃穢雕鍛鑿璞礪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藏本作成從舊寫本改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盧本作罔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斷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



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  
盧本作丹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  
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  
彼也登園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  
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  
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  
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  
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逸從鹵  
舊寫本改  
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  
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  
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

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  
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  
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  
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  
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  
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  
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  
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  
馴教之功也鷲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  
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  
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



養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藏本  
作止從舊夢乎且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  
寫本改鷄帶狔震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  
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  
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鄩人而灼聚凶猾漸漬  
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  
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  
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  
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  
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閒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  
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

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進德修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  
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  
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  
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  
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  
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  
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  
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養訪  
鳥罟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  
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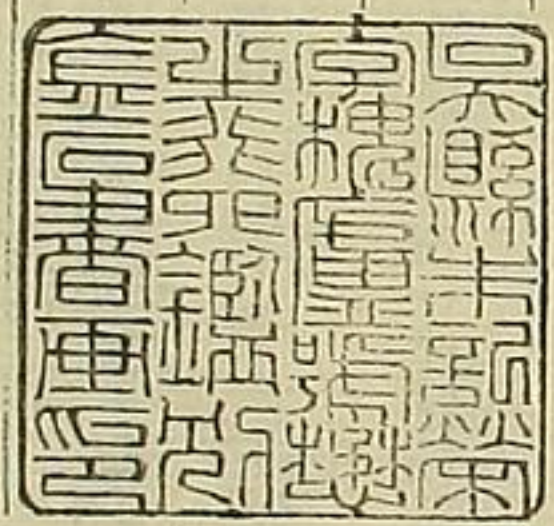
陽之候由冬蚤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驟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鶻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

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鴛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蹟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



積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疑作惠疑作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立疑作戢干戈橐疑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東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立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廸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立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

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隊於雲霄之上而糝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畀可無墜乎



光緒歲在閏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  
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菑蕙迷大者不  
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矧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  
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  
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倫  
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  
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  
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  
視內盧本作  
顧思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



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  
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  
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鑿不經歐  
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  
閒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  
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縕麗夏績紗縠之  
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  
楹椀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沈醉  
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  
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  
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麥之能辯亦奚

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  
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  
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  
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第生平深宮之中長  
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  
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  
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  
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  
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  
緒巧筭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



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慄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

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碁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陪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之踈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



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  
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  
階爲朴騃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  
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  
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  
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  
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  
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  
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混  
濛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清淵飛  
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罟於林麓

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  
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鷲翔禽勁弩殪狂  
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旣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  
而又加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  
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固極是以雅正稍遠遨  
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  
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  
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撻泣血者無  
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  
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  
術搏節藝文釋老莊之意意字衍不急情六經之正道



也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真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  
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  
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  
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  
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  
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  
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  
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



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  
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  
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  
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  
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  
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  
塗杜機偽之繁務脫一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  
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  
城之穆屬使親踈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  
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  
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翳幽之不守

則覺巖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劔  
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  
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懼  
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  
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壽式坤厚以  
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  
範秋霜以肅物訓詔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  
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  
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嶷若聞風之凌霄而諸下  
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舊寫本之萬仞而襲近  
此三字藏本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  
但作則近



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雷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畧遠罩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眚以警密麟跽以接䟽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

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及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寡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鑿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詰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褻妲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鑿操彤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



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  
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激除蒸子之諂親  
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羸脫一以節無饜防  
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  
惡犬以遏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鼉  
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廬藏本作會之讜言容保  
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  
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苑渌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  
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  
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  
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

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  
勞者不遺傾下脫一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  
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  
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尙張敞立雪  
恥之績射鈎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  
止戈之高策則鶴臯化爲鴛鴦邪僞變成忠貞芳穎  
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濘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  
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  
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虢闕外御政得  
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  
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大



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後民元凱畢集以  
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反不酷之至醇張仁  
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索之格使附  
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  
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  
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四  
靈備覲芝華灼粲甘露淋漓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  
箱丹甍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  
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周人無嗟慨之響囹  
圉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氈裘皮  
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

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遽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  
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軌躅  
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  
未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  
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  
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  
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  
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  
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銘原注居摧於指掌  
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  
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



而聞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  
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  
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  
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  
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  
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舞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  
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  
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  
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  
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  
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積危猶巢幕而自比

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  
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  
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  
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  
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  
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  
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  
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  
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  
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  
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



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  
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  
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  
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  
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弁而  
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  
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  
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  
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  
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  
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

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  
積卽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  
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  
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  
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覆莫之扶也於是  
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  
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  
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劒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  
颺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  
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  
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



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廈既燔而運水於滄  
海洪潦凌室意林作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  
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  
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  
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險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  
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  
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  
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顛也必  
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  
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  
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  
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  
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  
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擊衡執銓  
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  
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  
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

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  
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  
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  
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  
之鷙鳥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  
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脫一以爲國  
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  
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  
能者鐫勲臯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  
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



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  
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楨上以附下疑當作損廢  
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  
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  
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  
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  
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卽  
邪違真侶偽親覽傾債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  
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

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  
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  
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  
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  
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  
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  
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  
若載重鈔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旣傾溺而  
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  
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以而子房所以



高蹈於挹盈也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真五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尉之禽矣出身  
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  
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  
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  
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  
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  
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  
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



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  
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  
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  
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  
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  
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  
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  
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  
族於四裔擁兵持壻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

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  
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  
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  
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  
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  
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  
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烏盡而弓  
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是  
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  
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會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  
棄去之雖曰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



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旣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

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韜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



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  
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荅曰舜禹歷試  
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  
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  
况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  
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  
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  
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旣不  
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  
巧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  
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  
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  
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



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別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巖閒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駮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指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驪駃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驚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蚋螻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卽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



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繫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劒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涓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  
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  
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  
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  
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  
巨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  
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  
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  
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



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  
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乎  
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晏般于畋獵酒于  
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  
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  
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  
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  
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  
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

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旣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糝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立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蠶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土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邳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



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  
且執贄於白屋秦邵事未詳舊寫拜昌於張生鄒子  
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藏本  
從舊寫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藏本  
本改寫本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從舊  
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  
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真六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  
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  
道洽化醕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  
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  
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  
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  
存立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  
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豈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



篤痛甚身因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鉞石治之以毒  
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  
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  
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  
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  
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然尚矣  
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殫尸涿  
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  
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  
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立默比隆成  
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

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  
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  
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  
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  
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  
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儒  
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  
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  
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  
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  
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  
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  
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倅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  
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  
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  
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  
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  
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  
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  
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  
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

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  
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  
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病之術者杜  
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  
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  
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  
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必有罪  
而無赦若石碣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  
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  
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  
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  
毫末鑽燧意林作端之火勺水可藏本作所滅鵠卵未孚  
指掌可糜藏本作所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  
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  
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  
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付心  
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  
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  
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  
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  
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  
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  
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  
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  
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  
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荅曰易稱明罰  
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  
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明矣至醕既澆於三代  
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  
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  
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意林作盤旋以逐走盜於江海  
捐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  
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常驟霸王以來載馳載  
驚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  
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

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  
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  
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  
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  
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  
步擗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袵却寒之裘以禦鬱  
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憤憤藏本作憤憤從舊寫本改  
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  
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  
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  
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



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  
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  
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  
者赦其罪所謂土枿瓦截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  
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警猶干將不可以縫  
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  
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  
有司減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  
掊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  
牧舊寫本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  
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

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  
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劓鼻盟津之  
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孳戮考其所爲未盡仁  
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  
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  
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彘失柄之敗由於不  
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  
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  
四鄰咀嚙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  
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以威  
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徒而且驪山之



役太半之賦問左之成坑儒之酷北擊獫原注虛狁險切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紊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

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選趙陳之屬妥以案劾明

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

鳥雀觀亂萌則若原注他薙原注於田之芟蕪原注於歲吹切慶

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廸令而

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

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

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

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

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

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搨其方愈之創殊不



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  
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  
得不疑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  
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  
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  
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  
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  
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  
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  
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  
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

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  
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  
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則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  
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  
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  
者未以爲急耳

光緒歲在闕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掛柳外一四



